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五目錄

刑部二

尚書

關中劉必達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樗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五

刑部二

尚書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俊墓誌銘　楊一清

今皇帝嗣位之初勅召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林公於其家尋以廷薦陞工部尚書公具疏辭溫詔敦荅不允又與推吏部尚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公強就道既而改刑部尚書途間又上疏辭并衍溫旨不允且趣其來以五月四日入京陛見　上注視

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閱月屢疏乞歸輒荷慰留且遣鴻臚諭意特免朝參在部治事公甫出又辭疏凡八上情甚迫　上重違其志從之加賜璽書俾乘傳以歸有司月給公廩三石歲給人夫四名供役使命有司歲時存問公以聖恩過重又上疏辭不允癸未八月陛辭賜酒饌寶鏹以行大夫士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至傾朝省相顧聚嘆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末疾具疏預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收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士大夫每遇南人輒問公眠食起居卜其安否爲世

重輕越三年丁亥疾且革草遺奏勸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　聖躬蕃衍皇儲及再辭邮典遣其仲子適上之比屬纊呼仲子達授遺言曰吾葬雲莊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府乖絕僧道作祭曰聖躬日皇儲不及他事遂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計聞於朝縉紳交相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予因憶弘治壬戌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人後死者當爲銘誌言無食予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斯言於二十六年之後哉公俊名待用字見素其號世爲莆人由唐九牧邵州刺史蘊後國朝有爲寧國教諭者諱珪稱首

儒公高祖也曾祖諱豫祖諱宗號敬齋爲揚州教授亦名師儒父諱元旭號菊莊母黃氏以公貴祖若父俱累贈工部尚書祖母母俱累贈夫人公生秀朗比就外傅穎敏異常兒年十六郎善屬詞岳蒙泉先生時爲請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强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生游心理學棄舉尚書而他經亦多涉習學古文辭科舉業若不屑爲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得進士西涯李文正公見其所著作語人曰是他日當以文名世者拔

劾妖僧繼曉罪

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苟而卒歸於平恕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得被寵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　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簿竊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公得械州判官黻師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星

變
憲廟感悟敘復南部丁未　孝廟踐祚廷臣交
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
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
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
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
之官代民償逋負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
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金礦脉銀四
千餘兩爲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爲立生
祠事之土官奪印相讐殺公開誠諭之多感動送印
出不煩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弘治辛亥

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斂不敢犯禁
止私饋有忌之者久弗調吏部擬爲延綏巡撫江西
陝西左右布政皆不報公乃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
休不待報徑歸時年四十五已而言官交章論薦起
爲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庚申起升南京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
許時江防頗弛公悉心經畫多所釐正正身率物與
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爲陝
西地震水溺公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有疏乞錄
正人以端國本時　武廟在東宮謂宜預教因薦謝

方石儲靜夫楊方震諸賢堪任輔導廷議屢推戶禮二部侍郎皆不果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勑遣公往巡視公至榜示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首賊出片紙指示巨姓悉擒之餘孽稍稍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起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減寧藩祿糧價值以裕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至引莊公叔段吳王凡杖爲言時寧濠驕横未有逆萌公每裁抑之或疑其過卒乃服遍歷所至問民疾苦修治濂元公秋巢公二祠丁母方夫人

憂歸守制　武宗嗣位兩京言官交章論薦得旨起
用吏部屢奏爲右都御史南北直隸巡撫南北兵刑
二部侍郎皆報罷江西士夫舉疏於朝乞選公乃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公疏力辭旣丁菊莊公憂瑾竊柄
書選縉紳多被奇禍公發之忽有召命尋改巡撫湖
廣又改四川川將藍鄢之寇方劇公陳師稍振頒軍令
數四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將攻保寧巴州即取道
救之狩還賊於華蓥嶺與戰而抵其巢宜剿廷總意不
以禍福賊頓首伏地公門狎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
請降旣而漸雨淡溢賊失期旣阻逆分黨將謀據州

縣要害川兵疲不能支公取將領等命斬以徇旣而
貰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於是何定者先發諸
軍併力擒斬盡之自是連戰皆捷賊衆被脅人畜死
者相枕藉渠魁多授首捷聞降勑獎勵時兩川所在
皆賊衆四十餘萬公督兵追勦凡戰皆捷擒斬動數
千級俘獲無算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
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
燒之遂斬曾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豐鄂餘
寇復熾公督兵追勦賊勢窮蹙然猶狐疑以緩我
師總制尚書洪公訪其渠帥四十八人祇之捷聞降

勑奬勵晉公右都御史賜白金文幣公辭陞賞不允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公追逐大敗之擒斬尤多從開復被銀幣之賜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革其宣撫職既乃以萬金賂璀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啟宣撫不宜復忤璀意會璀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璀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璀者乃請例廷擇取宗室育之宮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輔文以修復舊政意指所新用事者屬公請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與耳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升道乞留不果公歸蜀人號哭追送

之末幾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癸酉甲戌予在吏部奏起公達薦南北掌院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己卯寧庶人反科道又交薦公未用辛巳公年七十上在藩邸久知其名故首被召用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以有變更不知一革變則諸革皆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倖中有用事者故疏及之既蒞任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分陰且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

開正言易入不宜輒罷是時寺觀齋醮浙廣藏閩異端省不經之費裁汰役多民附寺窒盡投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額近倖家人私買番貨勘未報忽內批貨給主公請治及嘗救者得旨仍沒官內監奏補匠役公謂啟斂倖亂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內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併劾某事下刑部貿緣內降取付詔獄公執奏不遵有旨仍付詔獄公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挾正甚多而此舉士論大快之在仕途屢起累罷雅志林樊不繫心得喪官皆不

及滿考閒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蹙然不樂遇歲旱率先請禱發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爲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鄉人有直曲不能平者得其一言無不媿感去性儉約在官一介不苟取茹淡服疏蕭然若寒士深厭末俗侈靡欲以身爲鄉邦表率正義所當舉又無靳惜鄉郡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嫁助之財卒以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御家嚴整事父母曲盡孝誠治喪與祭一循家禮莉莊所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辭公不與子以嫁後之人以爲難昔上世

墳墓而九牧之墓費貴尤多擇地重建邵州忠烈祠割田以供時祀爲鄉先賢修祠立後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書非正不讀作文上遡先秦追韓歐遺軌而本之六經一出於正詩宗唐杜晚乃出入黃山谷陳無已初視之若有隱澀語久而咀嚼悠然有餘味焉碑板流播遍四方求者日踵接于門有見素詩集文集各若干卷梓行於世

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實於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

公家科第雲仍此此故可省某門戶纔起立如御表宅里似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訴矣愚嘗謂人苟修德即尊門蓬戶後世仁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類即令市童畦竪多相指詘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而士紳往往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雜風編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梅田顏公頤

壽墓誌銘　朱廷立

楚先達參軌劉李公其最著云公沒十年嗣孫紹芳甫長卒業大學一日抔郡人柳守胥公文相遣公行實狀付美侍御名遷頤爲予誌而銘之予鄉後進也景公行德義不獲辭按狀公諱頤壽字天和號梅田裔出顏公之後迄千一仕元爲岳州路判乃家岳之巴陵奕世業儒代爲顯姓公大父[illegible]岡以正統間以歲貢任南陵縣子公輔領景泰間鄉薦初署四川安岳縣教諭以平賊功擢本縣知縣惠政宜孚民立生

祠祀焉後以公貴封僉都御史贈副都生子五公季
子也母邵氏累贈淑人公自幼穎敏識者異之比長
補邑庠弟子刻志問學公雖屢世宦裔家徒四壁敝
衣疏食情豁如也成化癸卯舉於鄉弘治庚戌登進
士授河南寶豐縣知縣調治洪縣洪衝邑也民勞且
瘵公輕徭緩賦剗強翊弱邑籍以休故開徽貴州道
御史比去任洪民無少長遮道攀轍思欵輿留留之
不得乃立生祠設像其中歲時祀祭四川倉庾頹多
弊政詔公往清之會計盈縮條悉不遺正德改元奉
命按廣西昭憲考度黜稜凜然桂林南寧猺獞竊發

擾奪無寧夕公申令戒兵捉擒收捕隨盜定爲思恩
土官岑濬負險謀叛浙郡縣上勑總鎮太監韋經
伏羌伯毛銳都御史潘蕃兵討之勑公監撫事公
協謀出奇指授方略先聲震懾破賊就擒賊平廢
功罪賞罰撫殘傷瘵流徙嶺民始安省矣明年丁卯
臨試事得人爲多代還陞光祿少卿未幾陞大理往
度陝西屯田軍民積料積歲占之弊一洗而潔轉
大理左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閱冊計且行
值上尊兩宮徽號有錫典公曰予仰不獲慎毋終得
馳貽焉可噴薦一乃上疏乞封所生果得請贈母鄒

氏恭人聞者稱孝感云無何父都御史公卒公哀毀
過狀比葬上遣參政曹公崑諭祭光賁泉壤起復陞
右副都御史上北狩還賜蟒衣三襲已卯宸濠不軌
事露上命公同司禮太監溫祥駙馬崔元往勘適起
兵反南昌將犯金陵公至浙悉馳反狀以聞內外警
備濠遂殄焉　今上即位進刑部左右侍郎訊逆黨
權幸重讞情罪允當元年欽賜　獻皇帝御書明年
陞南京禮部尚書未旬改南京戶部先是　武宗南
狩糜費不貲帑庾告匱公上疏言南京根本重地倉
庫無數月之儲有隱憂焉乞留浙廣儲省兌運米拾

萬石以將軍餉上可之衆議言查處錢糧及裁節冗費

上皆嘉納未朞月復轉南京吏部尋都察院左都御

史闕廷臣會推兩京大臣才望素著者以聞上以命

公公曰總憲重寄也敢負特簡哉明年當朝會內外

大小臣工咸就考衆公持衡秉鑑旌別黜陟天下服

其公轉刑部尚書未幾山西妖賊李彬造逆事洩屬公

鞫治稱逆首亂者也捕急知不可逃乃懷重貲走都

下陰結貴倖爲救援地先易名李五復易張寅公鞫

狀甚悉援誅叛律議處死奏請裁奪上不可公執之

堅再奏再不可公執之愈堅三奏又不可重忤上意

其執如前也復懇疏曰陛下知徐溥之張寅爲無子未知其先洛川之李五崞縣之李福達也又曰臣下自執特誤陛下失之輕縱異時人心揺動復如洛川之禍臣即死莫逃欺罔之罪會廷臣間承風指妖賊竟以疑罪得逃乃下公獄奪職閑住公即爭之不得法泥不行其志明矣公既得還閉門謝客絶跡公庭日唯哦詩談道或課耕桑子姪每集輒諭之曰奉公守法毋辱門祚至願也富貴奚羨耶人或售以田宅則曰吾官卿久了吾餘棄几不使子累吾清白家聲毋吾強也潔飭雅望鄉人仰若蔡云公以天順壬午

夏四月生嘉靖戊戌冬十月卒壽年七十有七歲公沒七年提學副使王公嘉賓按臨謂公名賢宜首祀與奉之鄉賢祠士論快焉

刑部尚書王時中傳　　實錄

刑部尚書王時中山東黃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河南鄢陵令徵為監察御史以論劾逆瑾逮至京令荷校露立三法司門外數日謫戍遼東鐵嶺衛瑾誅復職屢陞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上即位召為左副都御史佐院事進兵部侍郎尚書兼提督團營尋以註誤歸罷事白詔召復兵部時尚錄大辟　上重其事論輔臣曰刑部乃法司之首不可缺人時中性資詳慎可刑部尚書踰年坐御史馮恩疏落職閒住丙申復致仕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例

刑部尚書王時中

雷禮

王時中字道夫山東黃縣人性機滋朗好讀書早以文鳴成化丙戌年二十一中省試弘治庚戌舉進士壬子授鄢陵知縣至則邑人謹曰神君之後也其將復活我矣時中至闢田勸農興學厚俗振靡剔蠹殺民斜奸民乃益喜適移來歸飛蝗過鄰壤而鄢陵獨無頌聲四起既去立碑以志至今父老有望碑泣者嘗出郊旋風擁馬首不得行時中門必冤氣也俾隸人尾之旋入蔬圃繞脊井不能召主者根究其故乃少婦外通殺其夫擲井累得屍人以爲神有土豪專

持官司短長虎視一邑時中暴其奸抵之法丁巳選授監察御史督察幾輔馬政明年遣祭夫人喪服闋復官尋以吳夫人喪去甲子起復正德初逆瑾竊亂毒痡海內時中抗疏極論瑾衍之滅名于外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廢弛上下玩愒日甚則極意振飭厲厥風楞時劉總督宇瑾私人也嘗為贓吏斬求於時中不從宇怳憾之又承瑾言紿詔繫逮令倚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刑臣力拔乃釋械遣戍鐵嶺衛庚午瑾伏誅用薦為四川按察副使時廖麻子鄢老人兵起蹂躪三川總制尚書彭公澤

械備重慶保順諸路將中擄江爲險修城浚隍繕甲
厲兵申飭禁令嚴遣閒諜寇卒不敢東向百姓得不
反難事平策勳受白金文綺之　賜乙亥遷湖廣按
察使清冒籍折僞券解結疏滯常不煩而集楚民安
之雅不喜奢麗條友設燕席過爲繁縟命撤其三之
一乃就坐事之有矩押節制類此丁丑陞右僉都御
史巡撫寧夏上疏言惠寧堡比去鹽池不甚遠虜騎
之衝請於此築城爲備置將設兵列墩臺使烽堠聯
絡足以扞圉鎮城遠爲靈州聲援然後省財養銳守
其不攻所過阨塞將奮于一戰當使隻輪不返又言

令將佐貪而愛身士卒悍不用命尺籍不登常額而肅係私門者衆帶甲控弦者無幾剋復扣縮歲支鮮納月金是冗食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且士卒提戟不貫死事不以名聞戰敗則偏裨將佐於事何益又請靈州建學置師檢武臣子弟行伍之異秀群肄其中大發丁夫鑿漢唐故渠自是數百里內歲登數釜巡花馬池邏諜者報虜數千騎直下時中曰賊遠來疲矣可速戰乃戎服擐鞍夜馳五十里比曉至與武營與虜遇指麾諸將分布士卒鼓譟而進斬首三十餘級時　武皇在榆林捷奏大悅　賜蟒服玉縧環

旌其功辛巳召爲右副都御史入佐院事因以覲省
請　特命給驛歸葢異數云旋聞父芝峰翁喪嘉靖
甲申服闋以舊官起慶王台法居西夏所爲多不法
撫臣列上罪狀　上命時中往按之盡得其情奏廢
爲庶人進兵部右侍郎未幾遷左　上出　獻皇帝
宸翰賜時中丙戌陞尚書奉　勑提督團營侍　經
筵乃甄才勇汰懦弱隨器授事無不任者丁亥　賜
恩紀合春堂集　御製五箴註文獻通考諸書秋鄭
村塲有盜嘯聚數百人剽掠鄉邑守臣輒張皇請兵
時中曰無以爲也此亡命挾惡少竊發爾檄武帥乘

賊不意以偏師宵濟遂大破之擒首惡數人餘脅從
咸縱釋歸戊子通州守備郗佑者被論因波及時中
郎引咎請避位辛卯事白驛召復兵部三辭乃就
列上幸無逸殿時中進謝詩豳風一章冬側處大
辟上重念刑獄宣示輔臣曰王某性資詳慎可刑
部尚書時中感知遇原情考法平反若干人壬辰秩
滿賜寶鏹羊酒進授資政大夫廕子一人爲國子
監生星變條上六事且引咎陳退上皆優詔答之
癸巳馮御史恩疏列輔臣六曹長貳過爲軒輊上
大震怒令械繫詔獄疏中謂時中爲具臣時中笑曰

其臣亦不易得嫉之者欲坐上言大臣譏政律時中
言御史糾舉職也何罪卒處以不死而時中遂落職
人服時中雅量云歸後謝賓客格口不談世事課子
弟讀書時作小詩自況丙申　詔許致仕時中自以
侍　三朝歷中外四十年晚得領骸骨休居林下保
茲終始從容與鄉人觴詠爲樂壬寅元夕坐燈棚下
觀孫兒羣嬉猶爲酌酒爲歡十六夜旦遂死先數日
家人隱約見車蓋節幢甚都若迎送狀是日廖廓中
聞鼓吹音云年七十有七時中孝奉二親比泰天人
卒事吳夫人不少懈撫愛諸弟爲營第宅以居生平

介潔尚氣節防畛翼如皂白不爽毫髮宦轍所至必
著愛徵比去民必欲立祠以報時中歲止之而至于
今綴思不忘猶夫俎豆之也流覽古今肆史考經嘗
摧訂左氏公穀異同成一家言所著有奏議十卷滄
山集若干卷宦轍聯句一卷藏于家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襄簡高公友璣墓誌銘　嚴嵩

公自刑部致政歸優游林下者十有八載嘉靖丙午三月二十二日卒距其主天順辛巳正月四日壽八十有六姓高氏諱友璣字肅政溫州樂清人也出宋太尉瓊之後南渡時高氏以宣仁戚里曰世則者官至節度使節度之孫曰新七者愛樂清盤谷之勝家焉子孫蕃衍人姓其地曰高嶼入　國朝諱宮者爲華亭令官生諧諧生沔娶于陳生公生有至性母病朝夕湯藥衣不解帶以孝聞既舉進士例得歸省及

奉銓檄赴選途感異夢覺而驚遂復歸而母疾危竟送終盡禮人以爲孝感服除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治獄詳明諸司章奏悉資詳定擢守九江治蹟爲十三郡最三載陞廣西參政管田州府事田故夷方險地上官岑猛者坐與族類構爭削秩詔以漢官撫之前官懼而逸廣西撫按疏上謂非得優幹爲識達權變之人不可適公考績至京遂有是命衆謂夷性叵測爲公危之公曰臣子委身之日也單車入田境宣朝廷德威示以順逆利害始猛見公猶擁兵入衛久之乃遂欵効束身聽命公立學訓士置堡

伍聯其衆歸被虜男女以數百計田人帖服竟不煩
兵而寇寢事平活千萬人之命事聞朝廷宥猛且復
其官因從公内地顧忤權倖意仍以知府調衛輝居
衛踰年陞江西左叅政轉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
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公洞達政體剸裁如流
所至赫赫有聲然數裁抑貴倖以事降二級致仕既
復起為兵備郴桂副使外艱未赴又用薦起為山東
叅政轉福建布政召爲光禄寺卿陞南京刑部右侍
郎轉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江淮故鹽徒出沒爲患公
調兵討誅渠惡若干人而招徠其衆革驛傳費宿弊

一清事具江淮保障錄中在漕三年進南京工部尚書改南京刑部已而召入北曹居三月餘謝歸公平居色溫禮恭至臨事則嶷嶷操執不渝雖屢蹶而與無所依違婞婞故資久而後大用既用而不獲久學士大夫想聞其名累形薦牘有冥鴻千仞之思焉祖及父以公貴皆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公既致仕以俸入刱書院買贍田教高氏子姓朔望謁祠退考業講學所居僅蔽廬布衣蔬食終其身葢孝恭誠樸出於天性然也訃聞詔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簡

刑部尚書聶公賢傳

刑部尚書聶賢四川長壽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知縣擢監察御史累陞南京刑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大獄事革職起爲工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致仕嘉靖十九年七月卒詔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榮襄賢持正清苦始終不變士論重之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惠楊公

志學墓誌銘　　翟　鑾

大司寇五華楊公之卒有司以訃聞　上遣官諭祭且營葬事禮部以謚請曰故尚書某宦力中外歷年兹多惟清惟勤比守邊圉克樹戎績晚官司寇用法明允進退以禮終始無隙宜賜之謚　上乃諭公康惠吏部以贈請如禮部言　上乃贈公太子太保嗚呼終始榮遇若公者亦可以無憾矣公諱志學字遜夫別號五華世為長沙人高祖顯　高皇帝時占尺籍隸南京神策衛曾祖受從閣府左護衛祖福勝附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厲氏贈夫人　聖皇帝時
徙隆慶衛復徙彭城衛因家焉考春累贈資政大夫
刑部尚書妣王氏累贈夫人公生而穎哲弘治壬子
舉於順天癸丑中進士丁巳授戶部江西主事出納
平允癸亥陞郎中奉勅督糧宣府平糴惠商不爲剋
削遼鎭之政愛養士卒餽餉以時粟賤則給之銀貴
則仍給之粟士皆樂爲之用塞下諸柴能悉其要害
雖倉卒調兵未嘗乏興又爲捺上法以通鹽利其法
中鹽者以芻糧先入倉庫爲準諸豪猾持有權力者
書一無所售在宣三年積羨餘十餘萬緡或勸公上

之以爲功公曰節用豐財計臣之職上之後有之絕
人將難請竟弗上正德丙寅秩滿赴闕復除山東司
郎中未幾擢知萊州府郡有關西夫子祠公初至拜
祠下即矢心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視事專務德
化不尚刑罰人愛之不忍犯歲旹饑開倉賑貧復捐
俸若而金勸借富室得粟若干而石爲粥以食餓者所
活甚衆大旱禱於海神徒步往返數十里大雨隨降
民爲之謠曰關西楊伯起復出守東萊至今誦之濟
南有大獄久不決部使者檄公往至一訊得其情即
日破械縱無辜者數百人歡聲動地辛未陞浙江右

參政尋丁考尚書公憂值流賊道梗寓公於萊人士皆幸公留須之流賊刼略旁縣勢且近萊公曰金革之事無避乃墨衰巡城百姓見公出皆踴躍圖守賊鍾一之通城中民令為內應公以計擒一之賊卻謀瀸解去城守得無事壬申復丁姚王夫人憂賊稍潰而南乃得歸葬葬祭遵禮甲戌服闋除河南左參政守河北道值天旱夏五月不雨公預條荒政十二事曰寬逋負省刑獄禁盜賊滅公費為畦田蒔蔬菜新廨宇發倉廩勸分施來商貿防癘疫禱神祇時河北州郡應徵兌軍米二十萬石公不俟報可即下令停

之左都御史幸菴彭公致仕歸陜道過彰德見公所
爲停徵令執公手曰漕汲縣不是過也綱運京師豫
禁諸解人毋得貸勢家錢因條便益數事奏行之解
人責在省訖事毋敢貸貸勢家錢者矣清審驛傳公兼
主其務公曰驛傳之法役以二戶淸審之期常以十
年十年之間戶逃亡者什七八胡可以一役破二家
遂爲令一大戶爲首四中戶爲足民賴之戊寅陞右
僉都御史奉勑巡撫大同替理軍務　毅皇帝巡邊
供御之物取辦公帑一不以煩民雖大駕數往返民
不知勞推行捨上法如在宣府時先是鹽商有冒没

官者賄通逆彬矯　敎皇帝旨下公令於軍儲内償之公持不予會戸部解銀且至公預爲文示諸官軍曰將以某日給某月糧及銀至諸商蠅集求之公曰吾業已與官軍期矣衆知不可得遂散去公在大同凡五年養士卒禁掊尅習戰鬬作勇敢人愛之如父虜不敢入塞稍入輒擊斬數十級雞塲寧謐甲於諸邊及給事御史疏公鎭重能養士宜久任　上之登極大臣例自陳公循例以請　上優詔答之已乃再以疾辭　上再不允或謂公曰在禮一爲禮辭再爲固三爲終辭公三辭而　上三留之公可已矣公亦

曰　上恩厚其何以報遂不復言去會陳夫人以疾卒於京師公憂傷疾日增劇乃復力辭　上旨愈益優無何乃進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大同益時論以北門鎖鑰非公不可也公感曰吾求退得進人其謂我何會總制孟公厥至大同見公疾不支公因以情告之孟公乃上言其撫臣久任邊有勞效今疾若此宜優容之聽治其疾疾已期復用　上乃從公復兩具疏辭右副都御史之命　上皆不允且有才識老成之諭公歸逾年疾漸已徜徉林泉若將終身先隴有田數十畝去郭十里而近日跨馬從小傒奴治圃稼

其中嘉晨勝地拉同志命駕出游吟嘯終日充然有得若未嘗有名位者甲申大同都御史張文錦以五堡事激軍變是時文錦閉門城守皆言願復得公巡撫即釋甲降於是王御史官張御史奕皆疏言宜用公以從衆望　上乃遣兵部侍郎東崗李公往撫之李公至大同復疏請早用公如官英言張御史祿亦疏薦公宜大用都御史元洪等十餘人疏薦吏部尚書整庵羅公及公十人宜召用兵部尚書遜齋李公又特疏薦公乃得旨起用然公已無意仕進所居瓏次日與農夫野老相還往客問過之有不識者辛卯

奉勅巡撫寧夏寧夏變故屢作號稱難守公曰帝不
辭難人臣之義乃就道至則愛養士卒推行撫上法
一如大同時懸銀的於百步之外令勇士射之中因
以爲賞歲旱蝗起公禱諸神馬驚墮傷左肱不視事
老稚驚怛有祈以身代者公復令捕蝗捕者予之粟
後蝗亦渡河入虜地去蝗不爲災人以爲公誠感所
致夏有漢唐故渠歲久漸湮公爲疏治復其故道渠
成修大用材木民取之境外恒虜殺掠公乃令偏裨
督兵人賀蘭山採之以爲常花馬池者虜常大舉之
地總制尚書邃菴楊公晉溪王公始築墻置守墻稍

下虜每毀之而入且中多沙磧隨築輒圮夏人歲修之公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警鋪七百餘留沙圮者即堅土而改築之凡五十餘里周御史鈇疏其功賜白金十五兩綵幣二襲後虜酋吉囊率衆數萬仰而攻之不能入其内致馬房諸砦人畜徧野墻之力也墻既成公復建議言花馬者固原之門戸固原者花馬之堂室不守花馬而守固原縱賊入門縱横堂室然後驅逐晚矣宜守花馬為上計後總督松石劉公因許主事論之言卒奏行之大議寔自公始大同

疏罷寧夏鎮守中官

鎮守中官以事苹罷公乃疏論寧夏中官貪黷狀乞
如大同例罷之彗星見以災異自陳　上不允癸巳
陞刑部右侍郎代者未至會吉囊率衆入寇公奬率
諸軍大戰於柳門敗之追及蜂窩山又敗之斬首百
四十級中創及墮黃河者以數百獲馬匹甲仗無算
捷聞　上嘉悅賚白金三十兩綵幣二襲復降勑奬
諭修舉屯田有效　上復降勑褒美大同軍變誘套
虜入寇公因降人言其事乃疏於朝曰頃者大同軍
士背負國恩致勞天討臣近獲降人言虜酋吉囊爲
逆誘之東渡臣謹督發奇兵令副總兵鑾統之馳援

天同臣又約會降鎮多為疑兵揚聲擣巢牽制吉囊使之內顧臣不俟詔命輒發兵固臣之罪亦臣之職也疏入　上深嘉歎命速之大同以伐虜時吉囊入寇諸將力戰始退傳言易馬將復入時議憂之後竟不至有降人言套賊數騎馳報吉囊命皇西渡寔公擣巢之聲致之也甲午代者始至去之日空城出送有婦人小兒各數百為羣送數十里外夏入朝拜刑部屬讞獄先呈右侍郎公事無鉅細必求得其情取諸牘手自翻閱汗流終日不厭𢡟藩王幼左右導之不度賊殺無辜國人重足而立勑　公往按之盡付羣

小於法裁其護衛毀其離宮還報曰王年少導之非人耳請擇嚴輔相佐之　上皆嘉納且賜寶鈔二千貫人以為異數丁酉引年固辭會災變又辭　上皆不允趣令視事戊戌陞工部尚書提督大工公具疏辭免　上優詔荅之不允逾月遷刑部尚書刑部獄詞既經侍郎詳定尚書多不覆視惟死罪始自裁決公咨以上皆親覽中涓有繫死屬官又不赴逮者公奏置之法有鉅商犯法當死挾重貲祈少緩其事不能得謂人曰楊翁無路可通也慈慶宮中官以非下獄公讞其罪上即日報可上有事山陵勑公同東寧

伯集公椽居守京師已亥　上將南巡楚服公上疏曰陛下承祖宗歷數之重爲天下臣民之主今觀海
荊湖道里遼邈宗社所繫有不可不慮者矧畿服之內洪河以南民饑相食盜賊公行加以司空用竭於
工作度支財耗於移借每懼不支不敢上聞今乘輿遠出供費不貲此又不可不深長思也伏望陛下垂
神省覽停止皇輿宗社幸甚　上幸承天公扈從賜一品服車駕還京復引年力辭　上重違公請答曰
卿年力未衰朕方倚任陳乞情懇特允致仕吏部其諭朕意公自筮仕將五十年未嘗被人指議晚年遭

際聖明以禮進退始終之間可謂全矣公既得請還
掃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即手錄之嘗曰衛武公
年九十不忘進德吾曷敢自怠時起居節飲食頤養
充晬或謂公有道術公曰修養之說不外吾儒求放
心之一言耳著有澄心說庚子冬得疾辛丑正月卒
享年七十有五先二日夕有光如電迸散公所居屋
上至是日召諸子勉以忠孝未屬纊時冠微不正猶
自舉手整之斂容而逝說者謂有曾子易簀之意

刑部尚書周公期雍傳

雷禮

司寇周公者諱期雍字汝和江西寧州人也少穎敏俊異神采軒挺如山峙從安成湯別駕業春秋往往推究奥義得謹嚴旨督學邵文莊公按試特加器重弘治甲子魁鄉薦乙丑上春官値從大父尚書來軒公以刑部郎預試事避制引避時中丞南山公撫順天諭令卒業太學隨留官舍迦訓厲至於是疆場之事亦多所討論戊辰取進士選授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會逆瑾事敗疏起被廢李夢陽朱廷聲等二十三人又因京師地震指摘大學士焦芳劉宇附瑾首

惡并申雪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許進都御史張敷華俱遣謫府乞加敦禮以消天變又劾兵部尚書王敞以廣材蹴本兵悉報可姚源華林馬腦賊胡雪見等嘯聚據險至萬人副使周憲死之撫臣調集狼兵須年坐守公參撫臣孤偈乞勒限勦殺卒之西土底寧人歸功于一疏云癸酉奉勅總戎兩廣宸濠久庇總兵郭勛欲招致公不欲約以常禮公以不敢越分位速天刑示諷濠厲聲言曰郭總兵我朝名將不得以武弁待之公不答至廣竟劾勛罪狀聞住又劾巡按御史不法事并薦錄驛丞周廣俱犯時忌

甲戌聞劉夫人訃歸丁丑起復道會省例謁宸濠公
恐被禮欵隨拂衣登舟不爲所淄抵京謁執政因
武廟東巡首言宗子遠遊家相難辭其責以觸忤仍
補南京河南道未抵臺以漳寇不解擕遷福建僉事
飭兵汀漳公知盜迫饑寒滋於激變廼設奇問擽其
黨至則整衆厚陣親詣其處以懾之察勢可諭服先
一日退師一舍單騎詣賊營諭以禍福酋長以下皆
感泣就撫於是數年梔桀就夷公又以奸穴雖清防
禦當容奏立巡司盤詰谿峒宴然往年苦軍餉不繼
穀價騰湧乃出帑贖發有司倣古平糴法至今来賴

武平諸倉俗尚浮屠建立社學訓子弟導以四禮齊
民感化爲立石紀頌宸濠久蓄異志陽明王公密與
公計公謂水戰精兵惟海上諸衛號稱驍勇可用遂
延沿海蒐閱得精兵數千整練俟報比己卯變作即
日董師兼程而進至豐城濠已就擒陽明留公視南
昌篆者三月其後御史劉源清等薦公忠有足尚云
辛巳丁繼母憂起復補汴臬僉事兵備河北道以法
網滋密民命不堪題議凡情有可原者准收贖著爲
例襄藩大獄數年不決　廷遣司禮錦衣衛三法司
會勘奉旨委隣省有風力憲臣一人先讞問以俟遂

舉公公輸誠縷析罪罪釋釋各稱平巳酉陞浙江參
議分守嘉湖諸郡公恤民隱雖深山窮壤皆親閱履
會溫處礦賊周六等爲亂殺官劫庫巡按御史王瑱
檄公征勦公先發粟賑貧結民心次行招撫許令自
新然後四出遊兵以分其衆直覆其巢遂縛渠魁以
功錄陞丁亥擢本省參政不數月陞湖廣按察使庚
寅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先是強賊
戴貴等劫樂平縣庫勢張甚公密計勦之巳乃遍閱
險阻形勝參酌輿情大者奏聞小者斉斷築馬闌谷
等處并增四路長城共四萬七千餘丈修復桑坌谷

拏關及量移界嶺口等營共三十六處他如乞華貢方物停差中官鎮守二疏俱人不敢言者有都尉特國戚占奪小民煤窯牽累科道府縣等官李鳳來王杲等二十餘人法司避忌奏行撫臣研問公按法不撓劾官奭爲論復以此受知當宁辛卯進大理寺卿値天變陳四事曰愼刑官曰重人命曰戒淹禁曰公聽斷荷俞旨施行壬辰丁父憂　上以公籌邊有勞賜祭葬乙未起原官戊戌遷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己亥　聖駕南巡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兼掌大理寺印賜錦袋銀瓢金鑲象牙佩刀公因　聖諭點

差各處巡按具奏行在事體未便疏行各處更替御
史俱候　聖駕回京之日如常奏點詔書一款累年
充軍人犯除人命免死竊盜三犯及嚇詐財物指稱
打點者不赦外其餘原問衙門查奏定奪悉與宥免
巡按福建御史某等審錄將匿名文書告言人罪及
受財故縱強盜等饒死充軍一槩查奏公言此等懸
極罪大比之嚇詐指稱打點者殊為有間豈容寬釋
題奉俞旨頒示天下尋陞刑部尚書公作期無軒自
儆有貴幸扈從者以湖廣布政徐所按察使吳允祿
遵路事假法文奸欲寘重典公不可曰殺人以媚人

吾弗為也徐吳竟止免官朝國始以鎮廣宿除加以
近多抵捂乘庚子三月風霾八月奏策免兩京大臣
以消天變公遂自陳奉旨致仕臉年朝國事敗科道
交列罪狀欽開伏討策免大臣恭指公云公辭闕上
四事曰怡養天和保護儲嗣信任忠良愼防欺蔽識
者聞而壯之居家一十二年惟課子孫紹書香絕跡
不入公府三十年辛亥四月十三日以壽終距所生
成化巳亥十一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三　論曰予
為諸生時誦陽明總督兩廣薦公有代疏有竭忠赴
義不肯上負國家之句已心以景慕及出仕見公歷

事三法司讞駁多本倫理動合春秋斷例至於立朝定大政決大疑求利國家無所顧却益信陽明之言蓋有所試之也而立己介特峻巖不免為忌者所乘寧無感於世路之崎嶇也耶

尚書吳公山傳

屠應埈

吳氏者吳江世家也自始祖十一公十世有隱德而發于少保公洪少保公歷官南刑部尚書正德間以忤逆奄瑾勒致仕子四人公最長諱山字静之號訒菴公生而英異五歲喪其母夫人王氏卽戚戚知哀不逐兒童羣戲十二歲能屬文時少保公筮官南都公從居南都郎中萬某者善相人見公甚奇之曰郎南都諸公卿兒無若此者是父子並官上卿兄弟嗣顯公聞之笑曰如郎中言萬石君顧復見哉年十六補邑弟子員弘治乙卯舉應天鄉薦戊辰與弟嶽同

登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中廉潔抗直不撓
權貴有富人坐當死夜持金潛遺公公斥還與之且
白其事置之法於是豪猾悚慴靡敢犯者然亦以不
能逐事頫仰奉權貴人故九載秩不遷正德丙子奉
命錄囚江右先有兄弟共殺人者咸論死公意惻焉
憐之欲出其一夜禱于神乃忽悟曰殺人者死協謀
者坐遂俱決之其他疑獄平反者幾百餘人民稱無
冤矣　武廟南巡諫者多忤旨抵罪公亦諫詔廷跪
五日庚辰擢山東副使理驛傳清軍務釐革宿弊區
畫中理大戶有侵盜官糧者各罪及餘民公竟直之時

署月諸司多所逮繫公輕重量出之獄無滯囚逾有塞井復漢民感其惠爲之謠謠曰彼泥者泉弗浚而復錫我則禍居無何擢陝西右參政嘉靖甲辰改浙江道歸省幾逾月而少保公病卒得視含斂無遺悔丁亥服闋授福建按察使聽斷公明吏民愜畏謂少保公嘗居是官也民之語曰鳳之樓兮其雛來儀民具是依巳丑擢江西左布政使俞宜有方綜理周密禁豪發姦清節不渝辛卯有巡撫河南之命時水旱薦臻公調陳賜𠇗民賴更生初河南運額兌在小灘久之民弗便　武廟時移之臨清民又弗便乃移兌

回陸民稍稍便矣而遷官受臨清重賂呈御史奏劾
公指揮便宜御史終聽置之公以河南惟河患爲甚
遂根極利害著治河通考十卷行於世成化間親王
屏河南者纔五府錫封既益大胤日繁自郡王將軍
而下幾數千人歲入不足以需常祿公疏請以歲運
之餘暫補不給一時賴焉伊王素柔懦怵宦豎保金
等言及無辜公疏請正保金等罪而　王伊之自新
臨漳王府將軍祐椋者招納亡命奸法執時侵掠民
間民咸苦之即祐椋至無不慴慴恐罷市肆閉戶竄
逃前後諸撫臣至者莫敢問也公問其狀疏免爲庶

人廻遁匿京師巧詆求貸又奏誣公等主上方事敎
睦而元宰永嘉公與公素有郤遂左遷浙江叅議時
同黜者都御史毛公伯溫御史王君儀也于是直聲
籍益起公亦厚自砥礪不以謫故窘其才乙未擢江
西叅政務戢豪右便窮困其爲政如其爲左使時也
尋擢南府丞丁酉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遂論罷諸
武臣不職者緝其豪猾與都督何卿叅將李爵等使
守松潘叙瀘今並稱名將人以公爲知人又疏改廣
元縣以爲州治問疾苦舉廢墜省繇役務農桑惠流
全蜀聲播萬里明年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

念虔州者四蕃之衝山之面背賊之叢藪也哨聚剽掠俘囚爲甚公迺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不半歲殲其渠魁威德遍溢人以爲善繼陽明王公之后云先是公自蜀抵顙中道擢刑部右侍郎既得命人謂公宜亟趨朝便公謂曰前巡撫王公没守予代者將恭矣予弗往復守代予者是予處其逸而王公恒勞也乃竟抵贛人稱公爲長者既又晉左侍郎居侍郎越二年辛丑遂拜尚書明罰邮刑庶獄詳允威稜截然無所顧避時翊國公郭勛擠虔怙勢竊據威福志在莫測諫官舉其罪上之始　天子震怒下廷

臣請後稍解議者故多聯言輕重靡決公自奮曰夫
人臣有直節無遂垢以勛之權及今誅之殊尚善也
而但爲咋舌叉手雷同豈稱法吏意哉乃陳其不執
論棄市坐黨附者咸有等具獄上聞久不報會秋當
報因勛竟死獄中　上怒公輒讞後期詔免官去朝
士咸竊竊焉惜之公嘆曰臣家起布衣非有尺寸之
效而父子累世被恩生死之年永惟不報迺今顧以
失職賜骸還故里非老耋之幸哉又顧其子寀曰爾
知先朝尚書劉大夏乎被罪戍邊迺郎日荷戈就道
顧不健歟于是市車陸走不役公騎角巾私服猶恐

人之既知之也行未至彭城七十里公體憊欲假息
民間無可居者乃休舍利國監驛忽語子寀曰予病
矣夫其殆也丈夫蓋棺事廼定吾廼今死無恨矣遂
逝時壬寅冬十一月七日也公蓋壽七十有三年矣
先是公之就官也必以棺自隨曰倉卒中寧有備者
乃今終于僻野而子寀竟治所携棺奉襄事人固謂
之識云公倜儻魁梧聲洪若鐘爲人峭直不與物狥
接其談笑充充然如重獲也然鄉人以窘乏故求者
必劇爲周旋至有以私謁事者則嚴拒弗納已性又
孝友大參巖先卒公撫其孤亡異巳子少保之蔭宜

及長孫義讓之弟嶠督譔少弟崑登嘉靖戊戌進士少保初宦京師命公析諸弟則自取敝廬朽物斯非其敦愛由衷靡假者哉家居更廉飭其宅西有隙地人或勸之取以營室公曰此宮亭址也不可仍甃井其上以便汲者邑令張君明道令之木強吏也聞其事善之即構亭其上名懷德井仍作記表焉吳中歲嘗饑餉逋負者萬石折其券至今言者猶嗚嗚感公德也居應峻曰國家準周建治庶政掌于六官尚書總喉舌之司酌台衡之運非宏德碩望推賢輔宁及

上意所殊眷者莫之得任也況父子世登斯位也

哉明與百八十年來文子官尚書者凡十有四家海
內侈談以為章逢之異遇然就令而觀其奮庸熙協
垂休揚烈銘勒金石者非無其人至於拱默于睢無
所可否外席隆寵而中慚尸素者蓋亦有焉望崇者
易纍任重者多仆豈不難哉公文子世典邦刑循三
尺法平衡天下少保承弼　三朝以直節去位著稱
當世公早歲登庸歇歷中外蹶而復起遂膺簡錫之
命蹇蹇侃侃條振奏章使巨奸伏氣慴息庚死不敢
他望雖被罪槪職身斃名立終始靡致辟之播俞之
性寧毀不渝麟鳳在廷馴而不狎庶幾哉匪躬之節

鼎彝之臣矣可不謂世濟其美者哉予故詳其行告
諸來茲俾言世世家者有考云耳

刑部尚書劉公訒傳

刑部尚書劉訒河南鄢陵人故尚書璟之子正德丁丑進士授寧國府推官　武廟南幸訒署蕪湖縣事中貴索饋不得執繫詔獄　上即位復原職尋擢御史陞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歷大理寺少卿僉都御史大理卿刑部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工刑二部尚書致前職會任丘王聯告訐獄與株連縉紳四十餘人訒悉覈實以聞聯伏法因蒙譴歸嘉靖三十八年九月辛卯卒年七十有七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沅溪何公鰲

墓誌銘　李本

沅溪何公以刑部尚書致仕之四年爲嘉靖巳未春秋六十有三某月某日告終於家天子賜祭二壇加贈太子少保詔有司給其葬事葬有日矣其孤景麟以祭酒潘君狀來請銘公於吾鄉爲耆德在朝爲名卿本縣不能留公去常以爲恨然猶幸其或再出而今遽已矣銘惡得而辭公諱鰲字巨卿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諱詔之次子也宮保父昶昶父宗政皆贈南京工部尚書公生時宮保益慼奇夢既長穎異絕

倫父子間自爲知己正德癸酉舉於鄉丁丑進士第

初授刑部主事與諸曹合諫　武皇南巡被杖寥然

有直聲丁丑唐夫人憂起復又爲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郎中精練明决爲尚書見素林公所器重嘉靖初

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所至平反湖湘之間號無冤民

遷四川布政司參議值歲饑出廩粟設法以賑貧人

全活甚衆播州夷讐所司土官單使往招不煩兵而

定仁壽宫工興徵材于蜀以採辦有勞受白金文綺

之賜尋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州至則計口受

俸錢委其餘於官以給軍費黜贓罪吏無所徇百姓

爲之語曰廉幹不阿只有後河蕃公詠詔何子魚從
故稱後何以別之云丁繼母孫夫人憂亾何公父亦
謝政歸尋卒公按喪幾年復除陝西潼關兵備潼關
卒素驕公操歷訓練一裁以法遷江西左叅政貴州
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所至咸有能
聲爲左使府中未嘗有留牘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東會有地方之警公勦所部署兵討平之矣
朝廷調其賢用荐為兩廣總督命甫下爲當事者所
嫉逮繫至京左遷福建叅議嫉者踣召爲應天府府
丞尋復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總督漕運遂陞南京

兵部右侍郎改刑部侍郎進尚書公由郎署發聞年
除歲遷以至六列掌邦禁當是時上在位久熟於法
比與人情之微曖公惟解嬈畫一不爲煩苛請所讞
決受成命而已然公清德重望爲天下所歸去時
上三留之家居　時言者交薦不絕在山東雖遭誣被
遠孚無絲毫可間梁其所斬獲立功處山東人業已
就其地尸祝之矣公性儉朴居嘗不欲裂一帛爲衣
至周親族孤貧則無所恡兄弟四人處之皆有恩意
宮保既沒事繼母郭夫人尤以孝聞

刑部尚書端簡公曉傳

臧元佐

端簡公鄭氏海鹽人名曉室甫其字小字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蹻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披絮襖逐羣兒塼塼循溝塹捕蟀也里中王生見之謂其父儒泰曰阿文昂額豐頤蒼頰感月相當貴柰何不令學哉儒泰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即祿祿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里中弟子凡數百輩者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歲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授以諸經子史且

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識之曰如此則君子如彼爲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卽富貴無爲也公聞教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爲君子者父教之也嘉靖壬午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董文簡公力薦之政府政府亦雅知公願一見之公竟不一謁政府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就省中繹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强弱之數畫考聚而得其故大司馬金公素重公屬之曰子好學幸爲我著九邊圖公於是屬藁爲撰次圖誌三十卷士林爭傳之會大禮議起公抗章諫且偕諸司跪左順門慟哭不已　上怒下錦衣

獄杖闕下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獨以爲不可疏乞正法疏留中不報未幾以母喪歸服除補武選又以父喪歸家食者八年已而言官薦者衆用薦者言起考功主事尋轉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謫御史夏桂溪罷相厭分宜穢之欲藉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公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銜怒密疏數公咎詔貶和用判官而世蕃遂起留尚寶少卿公既左遷郎習

洽民事視州治如家求所以安輯和民者而布之政民大悅巳轉大僕丞又回翔南卿寺者幾十年而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時倭奴倡禍大江南北戈戟鋒列吳會轉漕者至不得達憂世者有隱憂焉公至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法又選民兵及鹺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銳由是我衆厚集計算巳定一鼓而擊之于通泰則大勝乘勢而掩之于如皐又大勝遂長驅而搗之于海門又大勝既則破之于呂泗嬰之于狼山又無不大勝餘黨遁去逕道無梗皆公力也公生手博雅手不釋書

人謂其偏嗜墳索而以文學取名天下及撫淮所至
以武功顯一時諸老將以為不及於是始知賢者運
用蓋不可測也既而遷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書
世宗以公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留為右都御史
協理戎政至則奏罷諸軍之役工作者衆咸感以奮
戊午改刑部尚書兼兵部事當是時大司馬楊公方
總督宣大有欲留楊公久鎮北門者遂與浮議公疏
以為楊博還本兵則九邊將帥皆得人何慮于宣大
之偏隅者權總其要臣自以為有功於國家於是
世宗俞其言而從之乃　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刑

五城受訟兼錮

部故與錦衣獄相通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公論奏之而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琳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顏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官王直通倭奴倭醜亂既然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公與分宜議皆不合蓋公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分宜欲寬假王直及亂卒公議則欲殺之彼此互折至以目皮相恐公不顧也會御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以職掌奏公欲感怒主上公素嫺于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

擠之竟落職還公既還角巾布衣徒步郊野時時恭
老農論桑麻晴雨泊如也居家與予服浮各一書室
相對日探討經史方其意有所得即呼其子部之父
予間自爲師友會其婿項爲壽同服浮舉進士前後
告歸恒過從門墻論文道舊公愈益尊凡公所言皆
忠孝其教子婿必爲君子即其少所聞於父者此以
見其事父能不忘矣公作平小心惕厲常有以自下
者至其涖官酬物憂勤長厲常在數世之後故歷任
甚久諸所關防案牘無一毫詿漏大都善用其機不
特娖娖醇謹而已乙丑忽命服浮治後事丙寅秋病

卒年六十八歲履淳等念公履歷不勝誣訟之于朝
世宗詔復公官　穆宗皇帝改元賜祭葬贈太子
少保蔭一子入監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
集行於世子履淳　穆宗朝爲尚寶丞以言事廷杖
百削籍令　皇帝即位復其官已晉光祿少卿履準
詹事府主簿其外孫項德禎薊州兵備僉事

維風編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官有餽金首飾承篚
以將而上覆之某公直以爲否也受之人夫人手撥
某知之面頸發赤亟呼僕趣請公入以詩公公適然不

動聲色第整理其茗甌館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
謂曰吾初以家適之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
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太守孟山楊公爲
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劾於公所公
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
郵筒中具揭托名蔬菜其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即
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晰時公轉大參行衆將
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
亭階緊以溫語奬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
觀汝貌誠不愧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

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愚按鄭公之
卻澒也從容暇豫若此非素有養不能也且卽其夫
人若此其刑于之化可知已若楊公之卻賄不獨裁
之以義抑且濡育以仁卽一語間便令人有生色焉
若徒自皦皦立節而令人惴惴媿懼終身生機息矣
安能望之戮力於疆埸哉憶余往處關中一州守事
義則未孜仁則有媿於公也

刑部尚書馮公天馭傳　　　　胡直

馮天馭字應房世爲蘄州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大理評事改御史巡視太倉南畿督學缺轉督學御史馭能杜私謁先行置學田以賑貧乏由是風教大振士習丕變庚子以病歸癸卯復補南畿督學申令約束其所拔識多瓌瑋士歷中外顯任以功名著於世者甚衆以故南中言督學者頗推天馭陞大理寺丞少卿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杵院事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皆以端慎平允有聞於官及佐銓衡進刑部尚書舊時冢宰缺則大司寇恒代之

天馭佐天官久請習銓事故物論以此儗之會有微言遂致政歸歸二年甲子二月卒天馭容止旣佳吐辭復雅識者以爲有大臣度早從鄒守益學終身篤信故其平生孝友恭恪雖天植自然而造詣醞藉得之聞見爲多其處人和易不以苛責爲能其居鄉恬素不干有司而周急拯難孳孳如恐弗及立　朝服政二十餘年處恬履順雖無赫赫奇績而言論風采藹然有公輔之望蓋玉而加之以磨琢白而章之以華采者也其卒無後時人莫不慨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介川毛公愷行狀

趙 鏜

公諱愷字達和號介川晚號節齋居士濟出周毛伯之後至晉有名寶者渡江始居信安其孫璩以功食邑於衢傳九世孫元夏徙居江山之清漾纍世簪纓不絕而在宋尤盛如毛泉毛注毛抗毛滂皆忠孝大節表表史誌者元末七世祖副使立徙居石門文溪里去清漾而近皆代有聞人大父仕安性孝友尚禮義綽有古萬石君風父本榮卿方質直躬耕力本以逸民稱於鄉黨母吳氏得奇夢而生公幼奇嶷不羣

續文答課皆出人意表從伯父教諭鎮安君學鎮安大奇之曰茲兒穎悟異常吾不能爲若師遣從閩省解元張公燮游遂盡得其易學之傳下筆英發遒勁項刻數千語立就其決多本之三蘇氏時俗齪齪語公不道也年二十入邑庠學憲白泉汪公擢冠多士大異之嘉靖辛卯舉于鄉壬辰聯捷禮闈衆以爲賀公欲然曰昔王沂公志不在溫飽余之志豈在一第哉因賦詩見志移病歸屏居萬山中益肆力問學凡經濟時務咸究竟而得其要乙未赴廷試登韓應龍榜進士明年授行人奉命使肅藩餽遺一無所受

者稱其識體己亥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皂囊無虛日如覈名實以隆治道等疏皆關國家大政未幾扈
駕承天隨方救正多所綢恤庚子差印馬北直隸時
莊敬太子漸長既冊立而司經局洗馬安成郭先生甚有士望執政遷之南留院公抗疏留之謂三代有道之長在豫教太子非得人不可有臣如郭某實一時之選而顧遷之南非所以衛蒙養重國本也言甚剴切與執政忤左遷寧國府推官公無慍色益孳孳訊鞫惟究抑是伸生道是求每所造具備片言質成健訟之夫望公之色縮舌汗慄不能對詞亦有赴郡

之庭中道而反者旁郡民求直於上官輒云欲得毛

青天毛青天云兩臺交薦壬寅陞南京工部營繕司

主事抽稅蕪湖關關當荊湖下流船艫相銜商稅不

貲往往不克自潔公獨勵清操出納委之縣佐稅銀

貯之縣庫揭揭乎一毫不染也其歲額之盈者則蠲

以與商商人咸頌之曰古所謂冰蘗其清者非毛公

一人耶癸卯陞工部都水司員外甲辰轉本司郎中

督高郵河政聞厥考御史公疾亟謀終養不果乃以

病乞歸在途聞喪哀毀踰禮三年之內如一日焉戊

申補刑部四川司郎中次年陞江西瑞州府知府瑞

俗素囂訟且多積逋公躬率以禮義而申之禁令拮終不馴者始繩之以法積逋所追必寬其期限度貧甚者則以俸餘代爲之償民感激歡呼若更生公之攻聲遂爲江右最而蔑爾之瑞不足以盡公之才也辛亥調直隸寧國公之調也瑞民若失慈父相與立石以寄甘棠之思至于今未艾云既而復丁母憂甲寅起復再補山東萊州府府冢宰古冲李公素器公拜官甫數日即轉公天津兵備副使天津爲京師左輔密邇輦轂中貴人多有所請囑公獨持風裁凜然不少假借而中貴人不敢犯其所設施如精備關防

戎備廣屯種足兵食勅鹽徒捕奸宄修堤堰而葺界
邊之騷擾裁無名之支應凡有德於軍民者甚盛至
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固不止於立碑頌德而已三
年陞山西右叅政山西土瘠民貧積歲之逋至不可
勝詰公曰民之貧猶皮之盡也毛將安傅乎乃躬行
州里撫循而訓諭之公以誠感民以誠應自是山西
鮮有夙逋者三年始陞河南按察使尋轉右布政未
幾而巡撫保定提督紫荆等關之命下矣公自河南
而之真定也適值饑歲流離載道車至不能行公先
出所持俸餘以賑其急民歡聲如雷且感且泣公與

之約曰吾蒞任嘗請於　上以拯若輩既而懸藏陳乞蠲免仍分別存留起解以次帶徵計其所活不啻數千百人公之功大矣初公之未至也虜情洶洶不測及至克詰戎兵振揚紀律留選達軍以壯其威分調客兵以阨其險自是邊關振肅醜虜遠遁秋防捷事奉勑嘉獎有白金文幣之賜壬戌擢副都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去之日復捐俸置恒陽兩學田若干畝以贍士子之婚喪不能舉者兩庠士子德而碑之不忘觀公之待士者若此則待民者可知而民之德公者又可知矣然公科第深歷久

口巡撫眞定時人已有公輔之望乃為首相所扼復有淮揚之轉其言曰淮揚重地漕運重任非文武兼資如毛公者不可實遲而外之也乃公則以家視國以子視民未嘗以遲速二其心也夷考其選士兵以審防汛省調發以節餽餉定期限以酌催攢緩折兌以賑貧窮諸所注措皆老成經國遠慮而條陳兵食事宜一疏則尤切時務而可以奠江淮於百年榰廣之安者　世宗嘉之癸亥擢左副都召回協管院事臺中諸侍御咸喜公之歸而又惜公之遲也乙丑春以三品滿奉旨復職推　恩贈其祖父如公官廕子

入監尋陞刑部右侍郎再改吏侍右丙寅轉本部左代冢宰攝部事獨持公正以抑奔競慎選舉諸凡請托一切謝絶仕路爲之肅清余時忝院貳與會推之列衆謂公行且即眞矣乃陞南京禮部尚書復改南吏部蓋　世宗察公清介重望欲處以冢宰又不欲柰資次故不踰月而兩轉以俟大用竟未決旬而龍馭上賓矣　穆宗嗣位特改公刑部尚書公赴命中途得脾疾趣還鄉就醫懇乞休致章凡數上温旨慰令供職戊辰春公黽勉就道七月抵任嚴飭邦禁慎讞刑獄中貴不法則抗疏極論請發部問擬以彰

公道其有以過誤繫獄者亦爲之疏請明示犯由以
昭勸懲蓋不欲妄隨　人主喜怒以低昂其間至於
因盛暑而恤淹滯遇災變而請停刑古所謂式敬由
獄以長王國者公之謂也　穆宗方眷注公而公之
舊疾作矣已巳秋懇疏乞休章凡六七上始得　允
庚午春特賜馳驛還鄉衆朝公卿僚屬設祖帳都門
外各賦詩以榮其歸公之歸也甫數月而逝逝之明
年一品奪爵之命下矣初給事中張某者以納巨買鹽
爲都御史南臧王公都給事中鄭君大經御史郝君
杰所論公謂宜重罪擬謫戍邊明年張上疏自辯公

持益力辛未張再疏當事者追論公故人公遂與王公並落職　今皇帝御極首罷黜張而巡按浙江御史謝君廷傑抗章訟公太宰庾坡楊公覆請謂愷受誣宜復故官且賜之䘏典　詔從之於是士大夫莫不慶公之少屈於前而卒大伸於後也公天性剛介操履嚴毅雖落落難近而實樂易可親雖容貌清癯不踰中人而擔當負荷招不來麾不去則毅然賁育莫奪也性喜講學如論性則窮理氣之異論學則頓漸之門至於躬行實踐則一以養心寡慾為主每事必求慊於心不慊于心弗為也至於先儒語錄如

周程張朱如王陽明湛甘泉諸說罔不參訂其異同而究極其歸趣性所獨好則薛文清公讀書錄特為之抄釋實其晚年手筆也其博物洽聞則如道家之道德參同契釋氏之金剛法華楞嚴等書亦皆涉獵之得其說其居家則孝友之行孚於內外雍睦之政藹於宗族而洋溢於鄉黨至於不嗜紛華不事請托不殖生產不聚囊橐登仕四十餘年歷官二十四任終始皭然一節者此則公之為人雖庸人孺子皆知之也平生所著有讀書錄抄釋二卷文集四卷奏議八卷皆藏于家云公生正德丙寅十二月十三日卒

隆慶庚午九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五曾祖仕安贈吏
部尚書再贈刑部尚書祖妣趙氏屢贈夫人父本榮
初封御史再贈吏刑二部尚書妣吳氏初封孺人再
贈淑人屢贈夫人配楊氏初封孺人再封淑人屢封
夫人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自強神道碑

澹園集

留都爲國豊鎬民物浩穰大猾相磐牙爲姦利世號難治京兆又　天子重臣惟旦夕坐待遷以去余覩冠所覩記名舉職者獨劉公公精敏果殺事事致於理嘗嘆曰不務不並茂與其皆務無寧皆不也於是畢正舉枉僉校斧斷姦吏咸聑府奉法請托不行一尚書以事囑怒曰戚吏敢爾邪起奮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藏與吾儕矯矯劉公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是歲比士於鄉公總攝內外部署勤恚

得人為盛余菽薄亦幸與焉項備員吏局時公于懋武都門公拍館舍二十年往矣相與把臂道舊凄然泣下且屬余墓碑使補其闕則曷敢不承按公嬰年知蘄蘄自樹一日之會城直周藩進將用事者奇公材欲鉤致之輒走匿密室中以免益屹然有巨人之志焉少明毛詩戴氏禮兩經嘉靖辛卯舉鄉試甲辰第進士授廣平府推官賢能十最薦剡徵為吏部考功主事歷稽勳文選一切戒嚴關人毋入私謁分宜柄政子世蕃以衛爵干諸郎公峻拒不納蕃深銜之謀所以撼公者會遷太僕寺少卿以何出補陝西參

劉公井

議一時與論藉藉公頗不以爲意也遷山西副使甫涖官卒王慶率衆以夜畔城中大駭公知慶有嬖妾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携拏輒斬其首以殉餘黨冺解遷陝西參政進按察使時大旱一城亾所得水公相廨舍旁當有泉鑿之泉源涌出一郡饒給居人神之名劉公井云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歲役民若饑出羨金大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中子遷應天府尹滿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適黃中負險猖獗公奉勑會湖湘兵討之擒奴人蔡伯貫乘間猖聚凶掠郡縣勢張甚公策曰中穴鼠耳直以泥

丸封之伯貢出柙虎也可急擊勿失觀移師攻貫一鼓殲馬巳回兵向中中中大怖乃所據牛欄坪者險絶甚才通人中夜當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勒卒更番守鈴索一動礌石交下人無得免者公斬木百章爲雲梯陽攻之微察山旁側有少罅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幷作呼聲震巖谷中黨戰栗莫知所出以爲自天而下也不戰而潰當是時不三月兩剪大憝如竈上埽除公勞爲多捷聞 上大悅賜文綺白金羊酒勞之丙寅入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戊辰轉南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南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叅贊務庚午

入爲刑部尚書公歷三部錢穀則愼出納戎兵則務
修飭獄訟則尚矜卹時推老成持大體無出公右者
在戶部嘗奉詔疏侍郎趙貞吉布政使曾金荆守趙
賢郎中呂藿孫應元後皆著聲實爲名卿其人倫之
鑒如此　今上初元累疏乞骸骨歸歸則築園圃植
花竹日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覩向之功
伐榮寵泊如也公爲人內行甚備事兄如父撫兄子
如子贍族寡婦若祖姑生子喪任殁爲殯斂而又疏
聞於朝旌之棹楔邑博士旅死者助歸其喪他如請
均田議增城郭重役定水利爲德於鄉不可殫述非

特以宦蹟著稱而已公字體乾世大梁扶溝縣人明與原稱者爲刑部主事生讓讓生淵淵生憲憲生輿齊令端瑞生國子生東賔公父也配淑人范氏生公兩世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配李氏封淑人子男一郎懋武中軍都督府經歷殁萬曆壬午正月十三日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五訃聞 天子震悼賜諭祭命司空治葬城西南岡原於時少傅郭公既銘諸幽矣余爲列其大都刻於墓道豈獨文劉氏而示其子孫乃亦以慰余鄉之人焉銘曰偘偘明造犀獻在工相協三郇時維劉公

劉公顯允文武爲憲威伏寇攘惠流寓縣自公爲士日瞻異書率其所學以綏閭閻奮而即戎貔貅豹虎指揮進退爰若兒女武載以室文兹而恢有偉劉公兩取其長公文聿施近而肇徹公武載揚遠乃秦蜀帝閔弗靖咨公視師梟狼革風乃恬乃嬉　帝聞而嘉錫之金帛公曰臣愚敢貪天力　帝曰爾賢作朕股肱三輿喉舌謀其膺公紓金市珠匪圖之病公曰吁哉矢不奉命豈其帷門瞻望知勦剿翊藩臬公心日娛詘久且信出勍以慮婚所完名哀榮終始推歎吉甫碑名太丘誰其詩公以䟽漢關公殁廿年恫求將誄　剡谿之叫去並

畢沅

坳始死揆德鑴珉公則有子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白川劉公應節

行狀

馮琦

劉公諱應節字子和別號白川其先咸平人有諱仝者以判濰州因家焉遂爲濰州人仝五世孫大深生潤卽贈兵部尚書公贈公娶于韓而生公公少穎敏日記誦數千言垂髫補博士弟子籍甚癸卯以詩魁東省丁未舉進士己酉授戶部主事明年庚戌秋虜入古北口直犯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行大將軍事尼虜後詔發棋炒若干車餉之大司農李公謹推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衆噤不敢對

單騎壓虜營送軍餉

各相顧失色公毅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秋也行之日人人爲公危公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親逾七日不還當遣人送吾妣歸吾手足及髮皆以線爲識勿以血汗爲異也夜漏下戒服單騎護車以行走橫尸中馬屢蹶屢起道渴求水積尸塡井不可得捧潰汗飲之手盡赤覩之皆血也至順義東遇紀功御史邢公驚問曰公何以知大軍所在公曰晝覩烟夜覩火是以知之邢公曰雖然虜零騎焚刼亦往往有烟火起惟覩烟火衆多處乃可往耳公至密雲餉軍三軍皆欣欣焉時黨拱上寵得以秘封達御前勢張甚

公授一空剌長揖均禮蠻衙之恩所以中公會陸都督炳以單輿乏食中計部大臣上怒奪尚書以下官令冠服領事㦧見事已前決遂不復言公廼得免前後行虜中凡十三日傳言公已遇害王夫人持子元功泣井上曰傷哉孺子果若人言而父死忠而母與若死節孝耳旣旋家人驚怪且哭且却公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勤王兵不能發一矢使尾虜出境可為痛哭流涕也明年權稅淸江浦鹺鳳盧淸奇羨厳歲入草直百餘金悉以充公費擢漕騎中丞聞而賢之一日指郎舍額目公曰郎廉至此耶為發漕羨百

僉佐工貴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宛然壬子宣
大儀奉命賑之軍民更生者數萬癸丑三年課最封
公父如其官母韓配王皆安人尋轉員外郎遷郎中
時西北用兵轉餉無虛日公佐大司農度支井井甚
具乙卯出知懷慶府王恭人從而後道東阿候中丞
置盤飧加幣焉恭人却不受曰未有夫子之命也候
公聞而亟賢之公治郡緩徵斂均徭役除百姓所疾
苦是秋沁水決城不浸三版公冒雨率衆補葺之城
以弗壞亡何以外艱歸郡人思而尸祝之服除赴闕
下時分宜子蕃專選法通金錢鬻官逾歲不得補會

御史楚侗耿公言狀始補順德郡郡當南北孔道驛
遞交錯供億浩穰民不堪命公力爲調停省浮費華
侵冒均里甲而民間始有起色矣時歲旱郡邑多饑
公倣富鄭公賛粥法行之諸州邑所全活以千萬計
明年復旱齋戒露禱澍雨立應百姓爲立祠兩神應
碑已復開濬達沽諸泉溉田數千頃至今賴之辛酉
冬入覲垂橐以行郡之爲吏某太宰某公戚黨也挾
而貪公廉得其狀繫之獄太宰固不快而分宜子蕃
又以不入賄銜公頗相與踪跡之而士大夫言公治
狀甚悉太宰轉益重公考公治行二千石第一是歲

景藩之國自潞河登舟護行文武及諸內使從間道發所過騷然獨畏公名爭戒其下曰此京師所傳第一太守也亟去勿擾壬戌考績賜誥命改贈公父中順大夫如其官而封母韓太安人爲恭人配王安人爲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井陘廷議謂公知兵而三關爲畿輔要害請勑加提督銜以偏公備兵使者轄三關自此始所部兵故驕悍嘗脫巾鬨轅門脇辱主帥前使者不敢問橫恣甚公至廉其首十餘人用軍法杖之幾死徙塞上自是諸軍遂戢明年虜犯古壯口提右帥六部兵家丁入援虜嘗遁事聞上

厚賚之甲子陞陝西左叅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遼東丁内艱歸隆慶改元丁卯詔起巡撫河
南初東省賦役煩苦民多亡徙公目擊其狀甚愍之
既入汴即檄藩臬議賦役法僉曰條役便遂下令八
郡行之後移書東省撫臺姜公姜公亦遂下令六郡
行條役法兩省至今稱便焉汴當都會五方雜處藩
封據其中宗人當畢民之半而輕犯法又里中多無
賴礦悍習弓矢喜亂而開封三衛士馬凋耗日甚公
陟夷門指黄河訓諸藩臬曰隔此衣帶水即洞朔古
晋戰場也豈宜無備至此因劄汝南睢陳諸道兵六

千人更番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之以備緩急而以彰義兵別遣一都指揮統之聽兵部調入衛時報虜破石州公盡發兩河兵軍界上爲備冬十月虜再入犯昌黎等縣烽火達於甘泉順天撫臣坐失律下獄詔以公原秩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薊近輦轂據護陵寢視諸鎮最要而三衛屬夷爲虜鄉導覘我虛實以語虜益自庚戌之變將撫諸臣重者誅戮輕者譴罷無不人人惴恐公至閱歷寨堡大集將佐籌畫戰守利害條上六事一曰益兵以資戰二曰用車以資守三曰樹木以資險四曰櫃水以資塹五曰定兵食

按京畿邑二十有七

設皆壁墩登

之遠圖六曰除邊方之宿敝俱依可公行部視京畿近邑多未城或城而庳且圯者亟請內帑佐以贖鍰次第畢城之凡二十有七邑復念延袤二千里間蔓衍爲備勢不足有所禁禦乃阨要害于關之東西繕大城五砦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爲斥堠有率然之勢焉京東頻年水巳復旱復大蝗凡二請蠲賑皆從之戊辰佽塞者言虜八十萬騎將入復榛篭崖本兵檄督府帥中西二路兵衛京師而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爲備東路即虜欲入犯處也公得檄即日發兵道出永平遵化少

司馬安丘辛公曰公以數千人當虜八十萬衆此與以肉投虎口何異公徐應曰固也死法死虜等耳遂行馳至部署吏士授兵登陴晝夜睥睨閒慰藉之士卒感奮無不一當百虜覘知有備徘徊兩月卒引去明年正月虜犯青山口公復督兵拒之明年二月陞敵臺七月以四品滿加贈公父右僉都御史母妻仍恭人尋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十月陞兵部右侍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公之鎮申軍令置屯戍遴間諜急收保設應援諸所條次視巡撫時加密大修京東西沿路邊行廣寧抵關

原葺墻八百里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百三十有奇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屹然長城矣十二月虜犯遼東清河堡上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餘捷聞陞俸一級初昌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艱密鎮故有水不通運陸輓不及二合歲費倍三萬有奇公循水上下周覧嘆曰二鎮之水皆可取倍道柰何歲費司農數萬金即上疏條言濟河便報可乃濬潮白二河淤塞者北抵密雲西北抵羅漢山省公私費無算河西務當運道咽喉商販輳集稱巨鎮公請為建城役取諸軍費取諸贖而民不知也議內改晋

驛傳行顧役法如撫河南時人情翕然便之明年春
虜犯長勝堡上首功百餘已復犯遼陽斬獲過當明
年萬曆改元三月虜犯義院等口已復犯拏子谷四
月犯鐵嶺六月虜酋董狐貍等犯桃林界皆失利而
遁七月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以閱
視修守功陞俸一級八月虜犯長州敗之明年正月
虜犯中遼河復敗之先是東海諸島爲二鎮逋逃數
嘯聚諸郡邑橫罹剽鹵莫敢誰何公遣使諭以恩威
眾皆叩頭謝前罪凡四千四百餘人一時解散時戚
帥繼光上疏請練兵疏下邊鎮議公條上防禦機宜

凡七曰選主將曰設副將曰議班軍曰淸衛軍曰勾
逃軍曰廣召募曰議行糧廷議皆是之公自爲督撫
先後與虜格大小捷以數十計斬獲首虜以千計事
聞　上輙褒勞之白金文綺之賜無虛歲公雅不欲
自張大每捷聞輙曰宗社之靈將士之力臣何力之
有及增秩錫予遜巡不敢當其退讓如此甲戌秋天
子不欲久暴露公軍中晉公南京工部尚書時河漕
梗塞挽輸不繼爲國家東南憂公上疏請濬膠萊河
上銳意行之中作未竟而罷乙亥改京營兵部尚書
丁丑以正二品滿賜羊酒鈔錠贈公大父父俱尚書

公大母母俱贈夫人妻封夫人時值　慈聖太后聖
節王夫人鳴玉曳裾謁　慈寧宮賜彩幣櫑酒從之
尋以疾歸是年改公刑部尚書平反天下重囚四十
餘人時中貴人保方用事保故深州人隷制府公爲
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從子邦寧遇諸途
不避公恚曰一中官猶子帶俸錦衣耳柰何與大臣
爭道叱下之保以是益深憾公而是時江陵公執政
六曹事無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諷公往公曰吾所
司民命不可狥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居久之言官
論公章奏有誤失對上體且大臣不宜出郊講學公

止懇疏自劾如章得俞旨致仕時九月廿五日也是日王夫人訃至而保憖憖猶不已後四日　上視朝陛辭出保猶以失朝儀激怒　上前下鴻臚問狀鴻臚謝言二序班誤引失儀乃竟奪二序班官後五日公單騎歸里中邸報方至乃北向叩頭流涕曰老臣自爲漕郎時出入虜騎中戮力塞上十餘年數對大虜最後忤權貴不自意完乃始得安枕里中非　主上仁聖不及此老臣伏草莽死不恨矣公既家居好引掖後進建麓臺書院聚郡邑之秀親課督之令灘州廌紳彬彬彬彬後先相望大都皆公門下士出入乘布車

或徒步田間遇父老不自知爲貴人遇後末學不自知其爲先生長者也而尤篤於宗族戚黨所得祿賜太半以周貧賑乏故仕宦四十年家無饒貲王夫人亦躬親節儉女紅力作以操家政即貴衣粗食糲以爲常至佐公施予則脫簪解佩不惜也公伯父早世遺孤且替撫之如已出後分產與子等族人出亡儲田間公購而得之如視同胞外家兄弟不善殖食貧公爲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千之公大母李歿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歸公購三十年得之渠丘者三人自爲貸百金治業益夫人實襄成爲東三鄉以

爲幽故事不養馬印馬使者疏分他郡之半東郡人
甚患之公爲草疏屬鄉人詣闕請事得寢益歸而盛
德于鄉若此公懸車十五年兩臺爲章凡十二上再
徵爲南京工部尚書皆不就士論愈益高之至是卒
詔予祭葬如例所著有纂修邊關通志若干卷沿邊
事籌若干卷劄門奏議八卷詩文若干卷存于家先
是白河竭者三年歿之日風雨晝晦昔賢稱星化碧
豈虛語邪訃聞于朝上使使者諭祭賜兆贈太子少
保時御史陳登雲上疏曰故兵部尚書臣應節故爲
順德守順德吏民思之如父母已爲監司爲督撫皆

後先無與儷大要清約持正一心營職始終無二慶宜賜諡勸以風示天下疏入不報輿論是之先是王夫人為公置侍妾王夫人卒兩人哀毀幾不欲生及公捐館舍誓以身為殉長君詣闕下請祭葬既得報至兩人喜相謂也我公其不朽乎惟從死亦見不朽皆縊而死公子女云云史氏曰有是哉任事之難也劃門外蘖有霧靈山云公嘗躬詣覘其他以為可用兵力斷而內屬邊徑直易守歲將戍卒及芻餉數千萬而當事者不能決策也公濟衛白兩河議劃永利膠萊之議不百全豈輕發哉然事一不當而缺者

以短長操其後夫夫未竟而從旁持之何知當否有是哉任事之難也余嘗謂公溫溫長者過其家門巷闃然不能當二千石夫其當巨鎮建大議屹然不動爲時名卿有以也夫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趙公錦墓志銘　　朱賡

萬曆辛卯　詔起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趙公爲刑部尚書加官如故于是公年七十有六矣謀于賡曰吾業在列將業引年今閱六載而耄可知也尚能以朝夕之身爲　國家肩鉅乎時公子淳卿官都下公乃爲辭疏三幷致之曰爲我達上必得請乃已疏再上不允　旨益溫諭毋復辭淳卿遂不敢復上而邸中諸公逌書勸駕者出一口公不得已黽勉就道則挾其第三疏草以俟

中途封上庶幾上副　簡書而下不失退志云甫至
姑蘇輒病病數日輒不起天下惜公之一出而不知
公之強出乃所以善退也訃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
太保謚　諭祭四壇遣官治葬如制公諱錦字元
朴號麟陽宋時有啓封于燕曰德昭者其裔孫從南
渡家越後遷餘姚世爲餘姚人至公復遷越城居焉
曾大父曰玫玫生昺昺生海濱公塤官至廣東叅議
以廉直聞公父也以公貴　贈大父父皆如公官母
諸繼母皆夫人諸夫人以正德丙子二月十日生公
公少有大志讀書以古人爲期弗徇流俗弱冠舉茂

才高等學使張公見其文驚賞送冠諸生試與公同學者以公故皆見收共重公如此嘉靖癸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江陰令屬歲大侵公令貧富得相貸所活民以萬計巨盜許貴者時出沒剽掠村聚公以計擒之民始帖席上官有以供需檄令蕉謁公者公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死又朘割之不忍也請就劾上官赧然三年徵爲南臺御史江陰人思公肖貌祀之已而祠燬于倭民又爲公重建春秋蒸嘗加虔焉公在南臺巡上江有寇寇太倉州議用嘉靖初故事復設總兵官于江淮遂爲定員公言小寇偶聚不

足以煩大帥置重兵請罷設便從之歲省費不貲軍
興大司農無所出議遣使分道徵民間積逋又令民
得輸資為錦衣衛官公言齊魯燕趙淮徐之間人將
相食何可復加徵求錦衣侍衛王官詔獄之所在何
可令錢虜充之褻 朝廷之體忽肘腋之患大司農
議非是不稱當罷又疏言淮徐戶口流竄宜專選憲
臣往來招集山東河南宜建撫臣久其事任皆稱旨
壬子奉詔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公馳疏引春
秋陰盛陽微之義極訊分宜相怙寵納賄蠹國賊民
內伺 上意以暴恭順外脅諸司以張威福凡萬餘

言皆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次骨遣緹騎急逮公械
行萬里途中墮車者再偶入坎穽並避得不死至則
下錦衣獄竟除籍歸公之繫也有巨賈某亦在獄祝
公泣下曰公即拷訊宜為雙足計誠得行六十金者
公足全矣公曰嘻吾不能保首領而能保足吾又安
得金明日榜掠備至至足刑有青衣校數去來公旁
若陰護公者則賈已代公為居間矣卒賴其力謝既
具分宜必欲殺公票擬杖百賈伺知之又以蚺蛇膽
爲遺公曰服此可以不死而 肅皇帝引筆抹廷杖
一百數字以故得免公常言吾得有喘息至今 肅

皇帝賜也為之感泣公逮時參議公方在西粵聞之亟投劾去父子一時罷歸家徒四壁相與飲水食菽驩如也居八年參議公歿又七年　穆宗踐位起公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少卿光祿卿時因供奉奏罷端午龍舟之戲又奏折江陰子鰣及蘇松常鎮白糧浸耗二事至今德之明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土酋安民握重兵豪于諸夷間難控馭公宣示　朝廷恩威不敢不用命治苗有反側者安氏輒內創之粵西大治轉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昭陵之役例當屬公督理公不欲更叨　恩蔭以讓

在侍其後　陵殿梢圯恩與俱余公亦不及焉萬曆二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尚書皆南京時江陵相棟國欲引公為助而公泛然無所依阿時或風議　朝政得失語稍稍聞江陵銜之陰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江陵卒　上用廷臣交薦起公南吏部尚書尋召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曠聽詞色以為步趨而公亦自以紀綱重地不可以三尺徇人乘紳正務侃侃不回手采有加焉江陵敗後楚黨半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

去某明山去某某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囂然和之客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即太宰矣公愕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　宸斷柰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槩事詆毀乞　詔起大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紛者漸止公之力也當是時令公有幾微傾望意稍一左袒太宰可得然公豈以彼易此哉孔庭從祀之議衆論盈庭公力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甚辯又疏言先臣王守仁致良知之旨與宋儒爲人即孔子

所謂仁孟子所謂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者也陳獻章之學以靜觀默識爲務以致虛立本爲宗　昭代學術知求諸心而不爲口耳支離之惑者寔其開先之功兙入從祀之議始定考六年滿加太子少保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駕幸山陵再奉　勑居守已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如故丙戌春大計外吏公秩訪甚核方欲有所激揚而會後母魯太夫人訃弗獲終制歸蓋六年而再出而遽逝辛卯十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公天性孝友內行醇備少賤家皋自放歸日與二三同志講

明文成之學揉其堂奥養益邃守益定內嚴而外和
望之盎然藹然君子也其教人以躬行為本曰寔踐
始是真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之旨矣平居恂
恂不輕發一語至權大事決大疑必稱引古今悉其
源委與久遠未然之善敗亡不中窾隙意所必不可
責育不能奪也當其顛連萬狀瀕于九死無慾言既
而再蹶再起亦無沾沾自喜意此又加人一等矣嘗
閔其撫貴竹時過江右見分宜柄用道旁愀然不能
去言于監司為守護馬江陵之禍也公上言　肅皇
帝籍嵩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木蘇今日

之事必類此願　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後府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為名高而公於二相若總其職踐之舊者豈不難哉公喜讀書著爲文其奏疏若干卷直而不怒詳而有體近世莫及迄不仗當攻嘉靖間天下士大夫坐勳分宜譴斥者可指數已其在吾郡則陳給事堦謝御史瑜徐主事學詩沈參軍鍊及公凡五君子何其多也隆慶初詔起建言諸臣弓旌遍巖穴而諸君子或以老或以疾或不幸化為異物皆不獲覩休明之會以竟其平生後世稱

之曰直臣止矣而公獨身際風雲光依日月三朝開濟卓然爲社稷之臣豈天固留之以幸海內與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公之謂也稽山一出庶幾復爲霖雨而奄然以歿識者猶有憾焉

刑部尚書吳公百朋墓誌銘　　馬自強

吳公諱百朋字惟錫別號堯山爲泰伯延陵之後宋紹定間有十七世祖造者由青田徙居義烏遂家焉公王父瀾父瓊爲鹽城學諭皆以公貴贈刑部尚書祖母母皆蔡氏贈夫人繼母金封太夫人公生而穎異讀書一目數行下弱不好弄屹然有大人志少隨父至鹽城道遇異人大奇之曰此子異日當大貴學諭公每令屬文輒心喜曰吾窮經老白首不能博一第成吾志者子也弱冠補邑諸生嘉靖癸卯舉於鄉丁未登進士授江西永豐令爲政務先教化柬矢入

片言折服有淸水明鏡之謠庚戌徵拜御史持節按淮揚卒遇倭亂公被甲登城籌兵食晝戰守賊不敢逼先是倭薄東門外撫臣下令軍中有開城門者斬民繈負號呼西門外公曰郭外非吾民也邪而以與虜亟開門內之全活甚衆每按部以惠文彈治不法然其持議平不苛小人咸畏而愛之其按楚亦然九載考績晉大理丞轉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肅皇帝以虔中多事改公提督南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倭患羽檄旁午公奉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公與兩廣都御史吳公督諸道

兵四面擊之擒首虜無算巳又敗賊于烏石又戰淢水神山賊兵潛巳又敗賊於海豐捷聞賜金帛初賊首楊一晟殺長吏勢張甚而蘇阿普賴忠渾等依山阻險流毒四郡公縣賞格陽為招撫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洪田再破香寮又移師擊藍松山程鄉擒之轉戰大田肉梁岡相等別攻孔原始興賊殲之又會師破𤋮平淳湖塘將士擊二源寇盡殲凡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俘獲人畜器仗無算于時三巢最稱桀黠賴清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岡謝允樟巢高沙郎尉陀儼智高負險數擾盡

號數萬盤牙累歲攻之甚難公毅然以討平爲巳任
因上疏略曰逆賊荼毒生靈天討不赦第先破下歷
衝其中堅岑岡高沙直振槁耳願　陛下假臣便宜
不效請歸伏斧鑕　天子壯其議令刻期勦賊公乃
移鎮信豐授叅將蔡汝蘭方畧率師討平之擒清規
若竹嶂餘黨盡平居民始得帖席　上賜勑褒厲賚
金帛公居虔六年蒙矢石馳驅㷊瘁間年未艾髮垂
垂白矣最前後奏捷疏十有八蔭子一賜金帛十二
加二品俸者一晉秩三說者謂王文成平粤止浰頭
桶岡而公克三巢尤稱難云隆慶戊辰擢南京兵部

右侍郎三品秩滿加封㑹尋疏終養不報已已晉刑部右侍郎丁父憂壬申改兵部右侍郎　今上即位賜飛魚命閱視三鎮公條上便宜六疑言經理屯田備邊防河四事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夷狄部落與夫士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　上嘉納之已乞假歸省乙亥起南京右部御史以明詔禁格畜後有避驄滅驕之風丁丑陞刑部尚書公聞命兼程而進時部事久虛積案填委公至亭法讞疑無大小必躬親之以過勞成疾卒于官　上悼之諭祭葬如例公爲人風格儁逸知略韜幹其憂國奉公抆身無二

慮大半心力在兵事而勳猷在江廣天性孝友事繼
毋毋閒言子視諸姪至推癊蔭之處家庭所難怡怡
如也又性好施祿入多贍宗族貧者家居足跡不入
城府宦遊三十年而節儉恒如寒素病革猶諄諄語
軍國事嘆國恩未報臨終長吳曰吾兹全故吾還造
化矣此其死生之際豈孔子所謂聞道者乎公卒萬
曆戊寅五月十四日距其生正德己卯六月二十九
日得年六十配王氏封夫人

舒莊僖公化傳

鄒德溥

舒莊僖公者臨川人也諱化字汝德剛方直諒歷仕多法官持三尺侃侃不阿雖　天子亦嚴憚之公父某為東陽教諭生公官舍中父先月蓋夢若麟者入舍云公少孤依兄某受經嘗扮齋壁曰天地雖大乃範圍在吾心蓋其時志識深遠矣弱冠成進士授衢州府推官讞決明允不以得情故忘矜嘗有事荊門濮水溢隄潰民廬舍漂溺多艱食輒便宜驛奏貸且為請賑多所全活已丁母艱服闋補鳳陽鳳陽民皆獄不治產役苦擾馬歲侵不能具爰㑹馬多斃訴亟

公請得間以折色價且編其最窶者曰總之弗具價柰何其以虛責令民逋民逋乃稍稍蘇當是時淮陽徐沛間諸大徭役率咨公公條上利病率中窾凡獄疑歲久不決者率倚公訊鞫以治行異等徵拜戶科給事中　肅皇峻威斷羣臣震慴公獨謇謇敢直諫然持大體不矯爲名高以故　上憚而信之已持節册蜀藩舟還至巫峽爲盤渦所束衆慄甚公擁節不色動時支羅寨黄中等搆亂乃在楚蜀交當事者或執勦或執撫朝議不能決公馳奏中窾首事業受誅即脅從可釋勿治第置兵巡施州而移守備於南坪

何亂之敢生揚襄毅公大稱善遂拜刑科都給事中

廼強起時　穆皇委政臺閣柄臣秉是以恣刑賞多

中出公奏言法者承之於天與天下共也夫既以法

與臣矣而誰敢撓之其自任不撓如此會廷議柄臣

操筆欲云云公前把其筆稱不可柄臣屈其詞直事

竟寢日至祭南郊公間　上咳聲輒為推論陰陽姤

復之漸人主宜法天養微陽詞甚切至　上為竦聽

柄臣陰翼廠衛權倚為用公大恚曰國家設廠衛徼

巡緝下亦惟是禁詰姦宄其制則自宮過者觸虎

而冠令得操吏入長短害何可勝言疏入　上心善

雖未行亦少逆折奸萌矣寺人李陽春有所愬　上
內降從之公驟諫曰臣嘗為　陛下言宜使法信於
臣彼皐陶為士雖舜亦聽其所執以信法也臣既獲
請矣　陛下柰何以弗信繼乎　上默然既而鄭司
丞履淳李給諫已以言事忤廷下詔獄且斃公為白
是誠狂愚然心忠柰何詒後世以殺直臣名　上悟
立出二臣獄陸金吾炳既沒逮其子宵人借黨爭攻
訐不止公請加澄察無令禍蔓是時諸司競為武健
釣名公請遵　祖宗成法罷酷吏益務贊主上以平
明之治然不以寬故廢法嘗劾參遊帥某沒所部軍

婿虜請亟誅以風示列鎮又發北曹郎某贖貨狀中外麋麋先是路御史楷承相嵩指爲總督順撫殺沈光祿鍊已爭暴論治如律至是當 廷讞柄臣欲陰爲楷地謬謂順寔首惡業論死楷坐楷耶公取獄牘指楷筆示曰獄故無楷名有之自楷始楷故罪首第硃順何以謝天下已又欲宥諸方士公曰此遺詔意也即欲勿罪安何辭柄臣語塞乃止時且起大獄辦盡構諸異己者公又力爭不可於是陰結中貴人稱

詔考察諸諫官計中公而興化內江交歡之無以奪乃出公參政陝西公再疏得致政歸 今上即位

以故秩起山東寔莊吳吳富室故多佚賦獨累窶人
子公爲按覈諸伏賦擿梳使平已擢山西按察使移
病歸已起河南未幾擢太僕卿則又歸已起光祿卿
辭不拜已又遷南太常卿乃復強起尋遷南大理歷
刑部左侍郎故相居正罹法業藉家鞫成其子矣
上怒猶未釋或援應天試題欲窮治公奮曰茲誠擅
肯辟柰何無端株連詞臣且開是端啟後釁無窮乎
上悟竟弗問公齒骨隆起修眉方頤日光炯炯端
凝有常度　上故目屬之已滇南守臣獻俘　上御
五鳳樓以受公奏詞音吐清洪進退中式　上愈益

心聽會尚書缺故事必　廷推請　旨　上特手詔
用公時廷臣咸服　上明斷能知人公拜命即爲言
王者尚德不尚刑今罪人未及鞫乃先詔從重或當
已盡律又加辟是使　高皇法不信於後世而仁愛
之意薄也　上稱善時　詔修大明會典公悉取前
後挈令增損著爲令以佐律每遇大獄公悉引律奏
當絕不伺主意爲上下　上益得事應下欺微有闕
輒遣緹騎械繫至都下逮遠證案甚夥類事多不核
公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爲若好以己爲是代有司事
也徒使人歸過上而下得緣是以飾非　上悔悟避

王府校尉某以事爲兵馬司吏目鞭笞王不懌奏聞
上怒甚逮吏目詔獄掠至死又欲繩其捕卒六七
人公奏言吏目秩雖微亦 朝廷命官今由廝役以
斃過矣奈何又波及此六七人併死乎 上意乃解
北雍校士或以冒籍覺會新布功令嚴且督過主者
公力辯弗報抗疏再 上乃悟於是諭德張健調南
而洗馬陳如故後張至少宗伯陳入直 文淵閣稱
相臣微公翊護不及此 上嘗以雩祀步至郊壇召
見諸大臣 慨次諭以天下與朕共此民者惟是守
君令宜愼推擇稱朕指公奏對侃侃有古交儆誼時

公名益高忌益衆或使人構飛語授商中一二新進横詆公衆驚憤公顧弗辯曰安有大臣被口語自疏解爲乎義有去而已遂上書乞歸 上雅知公忠勉留篤疏再上弗允會淮署宮慮囚公寔職主筆不得已復起視事時中貴人張傳 上意欲宥重辟者三十餘人公據法爭之力語張曰第道尚書某以爲不可 上竟從公議事竣遣中使持上尊餼羊勞公公又稱病篤辭益切于嘗過公相慰勞公曰言官拾遺國法也寧吾一人受枉無寧使國法自此格不行予心服以爲有古大臣風 上察公懇誠許歸歸而

臥龍岡謝客即臺使者及郡國守相干旄相屬非迫就弟見也公事伯兄篤愛其子如子宗人待公舉火者若而人故人子弟有急輒力捍之歳大侵輒錙庾積食里人疾且革猶強起攝衣冠謁祠又拔北望拜使其孫伏受命曰吾受國厚恩未報惟爾後之人承吾志惟忠惟孝比屬纊神氣不亂如平時先是公夢

天帝使人召巳若有羽葆前導者及將歿數夕居人見其舍傍有赤光大如炬云時公子體震官京兆以訃聞　上悼嘆贈太子少保謚莊僖　賜祭二詔有司爲營兆域遣中書舍人余臨視葬備恩也公自

少凝心道秘與我舅氏陳公本相磨礱雖椽言觸動
斤斤也諫垣每輟直必及諸勝友集禪齋瞑坐棲寂
以爲常家居雖屏交然常從故二三同志游靡倦當
爲司寇時予師耿恭簡公定向之相與聯所屬爲期
講法因而詔以立人大義恭生平以道終始諸勁節
懿行有本也江門會稽之從祀公寔有力焉體震今
爲南比部郎襲德聲
鄉生日往予在史局公故引爲忘年交朱公鴻謨繫
嚴少許可獨嘗爲予頌述公大節歷歷古所稱難進
易退者公實有之雖峭直能結知　天子演以也予

故揭其大者著之傳因以暴 主上聖明云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世貞神道碑

王錫爵

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之士益人自標幟云而吾友鳳洲王公最後起實以異才博學掞絕一世無有撰造李攬漢魏六朝三唐作者之奇而出之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能鼓舞衍衆海內之豪後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可考也一時士人風尚大類王伯安講學之際而公之变俗有加焉雖然伯安以講學名卒所以顯者功烈也今世人皆知公之詩若文而其平生行誼非予莫知其深惟是益

稽且久而麗牲之石虛而待予予不敢以不文辭矣

公名世貞字元美鳳洲其號系出瑯琊王氏自晉丞相始公導渡江而南世爲浙人後有崑山學正諱夢聲者因家于官而大倉之王自夢聲始又六世而爲公大父質菴公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忠貞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公幼稱爲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爲寶劒詩得奇句十八舉于鄉丁未成進士會選館舉主諷公贄文于夏學士公恥于謁謝之除刑部主事讞獄風稜持三尺惟謹緹帥陸炳方貴

幸用事受巨璫指麾姦校闖其欲伺其死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公不許固安令以事忤廠璫坐蜚語抵罪公廉知其誣竟白之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逐微諭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暱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爲納槖饘楊夫人訟冤公爲手定疏草楊臨命東市公又爲收其屍治斂具與諸同舍郎以詩哭之分宜遂大啣公銓司兩推公爲督學副使皆格之補青州兵備使青部故多盜盜之黨多游于椽吏爲耳目吏莫能問公至行保甲法重懸購盜之賞

閭里輕俠少年皆收募爲用羣盜屏跡嘗捕罪人富齡不得齡故善捕盜公心疑吏王尉屬之一日試使尉詰盜具得主名公大喜曰是何神也吾得盜姝矣立召尉責齡所在果得齡有豪徐進道彼訟罪不至死而進道恃其宗強黨與衆陰謀勒兵反公聞故緩其獄令捕盜自効而進道謀漸解遂縛之盡散其黨青人相與手額頌公曰吾曹父子安而室家聚誰之賜也始東諸侯見謂公文人少年不習爲吏第飲酒賦詩爲豪舉耳比公至鎭而精嚴練事發奸隱如神乃皆歎服以爲趙子都之流啓籍籍輦轂下而公

亟父子益忌公又以公父司馬公受　世廟特達知
不賓事左右瑕釁滋起會虜入灤州分宜遂屬爲司
馬公罪搆下獄當死公亟解青州印走長安與其弟
太常公敬美叩闕請代司馬急止之口無速死乃翁
爲也則相與囚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顙請救而
諸柄人皆側目分宜無敢言者於是司馬竟不免公
號跣扶櫬歸倚廬于旁三年不飲酒食肉稱除猶蔬
巾苴屨持心喪遂過哀痛骨立　莊皇帝即位與太
常公赴闕訟父冤略言殺臣父者本嵩父子非　先
皇帝意而臣父所督兵斬獲功八百級嵩盡屏

不奏按灤州小失事曲法至死惟　陛下哀矜疏入
有　詔追復官于是南北臺省言者謂公父冤既雪
當一出報　主尋起補大名公猶隱軫思痛不忍出
也曰報賜以力孰若以言乃應詔條上八事法　祖
宗以弘　聖德正　殿名以尊治體酌恩義以處
宗室寬禁例以求才哲修典章以彰國紀推德意以
昭大勸明爵賞以徠異勳練兵實以重根本因寓書
相國徐公太宰楊公具言某報　上止此不復任馳
驅請以死辭而兩公役者以大義譙讓公公不得已
之官尋遷浙江參政治吳興時久雨穀翔貴富人閉

果高其價公請未可卒禁乃首捐俸五十金積穀以
風富人富人之累益出至冬得三萬石以代貧下戶
賦而以其餘賑復上疏言吳越新罹兵火宅供億繁
興民不堪命請汰内府内官大小監冗食及清錦衣
諸衛寄籍者爲根本計事雖未盡行然竟得改折漕
糧十五萬三郡人賴焉再遷山西按察使以鄒夫人
病兩疏乞休未報投牒竟歸中道聞訃袒括星馳氣
息幾不屬服除以廣補楚臬旋轉廣西一月入爲太
僕卿復自太僕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鄖
陽在楚西南無兵馬財賦之重前中丞皆臥而治之

公獨刻意振刷甫下車劾一守一令墨吏望風多自引去前中丞嘗奏留邊餉備鄖緩急公以九州一家豕在邊鄖令通融所部屯田以本色備荒折色充餉不必須邊餉而給也而鄖又適少事奈何輟所急以事無用竟奏罷之公又以楚地再震荊州壞廬舍尤多疏引京房占有臣道太盛語又嘗遺京師人書言江陵浸淫乃目之好非社稷福其人泄之而江陵積不能平數言于人然以公才高行潔猶隱忍收人望稍遷南大理尋以人言改應天府尹拂衣歸公嘗屈指前後所忤三相國分宜睚眦殺人人其網無得脫

者新鄭禍而赦于言嘗力持其説究竟急二疏不肯下既而悔之知其無他腸也若江陵則且忤且合以飛箝鈞餌雜出●人手書不時至皆欵欵輸心道舊語計未有以絶之會予化女以守節感冥契立恬澹教門公有當于心輒焚筆硯謝賓客與余結廬城南戒食梵誦甚若間相對談平生所經啼哭險畏之境如夢如醒且沾沾甚也蓋自是江陵始息意予兩人不深忌予亦不復以官爵餌公予兩人亦相得也曰此度世不足逃世不有餘乎嗟乎豈圖末路更以此被物色而公亦尋爲予餘黨所累也公初起南京刑

部侍郎爲文請　卹典得贈大司馬予祭尋改南京兵部侍郎以三品考與官蔭一子入太學時已遷刑部尚書會有言公曾被劾不當得考者所司具言公歷官行跡無玷不與大計論劾比事旋已然公自此歸志益決凡三疏乞休始允歸歸九月而卒卒之前數日手條家戒及身後斂葬諸儀甚悉及期與僧某從容談笑說偈而逝若有悟脫然而余女懸記公所謂卦盡八八者亦竟驗矣公至性過人即篤老奉司馬蒸嘗必哭泣如初喪與季儆美太常公友愛極篤嘗宴客莫愁湖是日聞太常訃後過湖上未嘗不流

㣲也祖質菴公嘗置義田千畝贍族人公復以膏腴
益之及四方有所饋入往往緣手散施咄嗟而盡着
人詞客緇流羽伴叩其門不以事辭昏夜告急難不
以嫌辭邑里中遇水旱繇役請命當道不以非分辭
尤好以文字奬掖人後生初學每得公一言品題一
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相引重或故于廣坐字公
以示親暱而黜者甚或陰持纂中嘲笑私語貢公公
明知之一笑而已以故人皆歸心或恩及人而人不
知所自醉駡人而人反思之迺公卒腳腳兒女輩是
相弔海內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悉蓋其

誠心爲質合發廣而雕琢少公所著有四部藁世已刻行四部有後集未刻有別藁未刪定藏于家古今著述之富公爲第一其所蒐獵百家子史皆以意鎔鍊翕然爲一家故公之詩使事擴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泱札大海渟泓中無餖飣寒促鑱刻深險之態如其爲人寬疎磊落皆所謂得其大者嗟乎後世有蘇長公乃能評公之文有郭有道乃能第公之品而予以竹林舊社祖述耳目大都儻亦庶幾文獻之足徵乎公享年六十有五官至六卿法得專葬猶哀思司馬遺命祔葬于項涇之原訃聞　上特贈太

子少保予祭二壇賜金四百兩造官治葬公長子丕
部武選司主事士騏用遺命疏辭　賜金不許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五